



我的父親

父愛如山，父親永在

——非常歲月中的父愛

文：袁南生

父親離開我們已51年，他要是健在，今年93歲了。父親是1967年4月1日去世的，去世時年僅42歲。4月28日，年僅13歲的就走上了工作崗位，以頂職的方式到湖南省益陽市醫藥公司農藥店當學徒，當時我小學還沒有畢業。6月1日，我哥15歲時，也走上了工作崗位，他被招工到湖南省湘華機械廠工作。工廠位於安化縣東坪大山溝里，是一家兵工廠。那年他還在讀初中一年級。

父親從患病到去世只有一、兩個月的時間。父親後腦脖子上長了癩，他服用灰黃霉素，癩很快好了。但沒想到他很快覺得腰酸背痛，到醫院檢查，說是患了肝癌，而且是晚期。後來，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禁止使用灰黃霉素，因為該藥被認定導致致癌。父親不幸成了服用灰黃霉素的受害者和犧牲品。

父親在一個非常的歲月離開人世，他去世的時候，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”的風暴席捲全國。我和兄長作為童工參加工作也是一種非常現象，也同當時的非常歲月分不開。父親去世多少年，也就是我和兄長參加工作多少年。日子過得真快，做兒子的早已年過花甲，然而父親在我心中始終不老，永遠定格在42歲時的形象上。

學會寫詩以後，每年4月1日父親祭日，我都會寫一首懷念父親的詩，每當這樣的時刻，也會更加想起父親對於兒女的疼愛。當然，父親生活在非常的歲月，他的父愛也帶有明顯的非常歲月的痕迹。

父親身材瘦小，忠厚老實，樂於助人，不善健談。他每月工資43元5角，有4個兒女，祖父和我們一起生活。母親原來在益陽市糖果糕點廠工作，為照顧小孩，她辭掉了工作。雖然要養活7口之家，人均只有6元多錢，但當時城里老百姓多數都是這個樣子，雖然不富裕，但也衣食無憂。我和我哥都是益陽市三好學生標兵，我讀小學，幾乎每個學期考試都是班上第一名，那時第一名獎金5元3角，第二名獎金3元2角，而學費才2元錢。在鄰里看來，我父母親對祖父孝順，對兒女疼愛，做兒女的不僅會讀書，而且勤快、講禮貌，一家人和和美美，沒幾個人不羨慕我們家。

我哥上中學時，容國團、邱鍾慧分別成為男子、女子乒乓球世界冠軍，莊則棟、徐寅生、李富榮等乒乓球健將成了青少年的偶像，乒乓球運動從此風行全國，我哥也由此迷上了打乒乓球。我哥上學的益陽市四中，是湖南省青少年乒乓球培訓基地。俄語教師莫愛春，是乒乓球高手，我哥因學習成績優秀得到他的器重，他鼓勵我哥參加乒乓球集訓。我哥先是借別人的球拍打球，後來他讓父親給他買一個乒乓球拍。這給父親出難題了，因為家里雖然衣食無憂，但畢竟只有父親一個人掙錢，家里沒有餘錢，沒有積蓄，每個月工資剛好可以支撐日常開支。一天，父親給我哥買了一個乒乓球膠拍，這種膠拍沒有海綿，不適合打旋轉球，儘管如此，我哥仍非常高興。那時我年紀小，不懂事，但看着新的乒乓球拍，聞着球拍的香味，完全能感受到父親的一片慈愛和我哥的快樂。看到這一情況，莫老師給我哥買了一個海綿球拍。靠老師給的這個球拍起步，我哥打乒乓球上了路，讀中學時就參加了益陽市的乒乓球賽。後來一直打得都可以在益陽地區、湖南省委黨校等組織的乒乓球賽事中均獲得過名次。

大概在1966年，父親帶我上街買書，在一個書攤上，父親幫我買了一本《毛澤東著作選讀》（乙種本），定價是5毛錢一本。我的記憶中，這是父親第一次給我買書，也是第一次給我買東西。5毛錢在當時可以買5場新上映的電影，可以理10次發，可以買50斤白菜。父親花5毛錢給我買書，讓我欣喜不已，這是非常歲月里父親給我的非常的愛。受當時“文化大革命”非常歲月的影響，父親希望我做毛主席的好孩子，成為共產



後排左二為我的父親

主義事業的接班人。在父親看來，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，自然就是袁家的好兒子，要做到這一點，就必須讓兒子從小讀毛主席的書。這種父愛，體現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泛政治化和造神運動的影響。父愛的影響不能低估，我真從那時候開始就閱讀毛澤東的著作，後來，又發展到購買並閱讀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50卷、《列寧全集》37卷、《斯大林全集》13卷。毛澤東去世時，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只翻譯出版到第26卷，剩下的24卷後來逐年翻譯出版，每出一卷新的，我就買一卷，讀一卷，買齊、通讀完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竟花了我一、二十年。我通讀馬列經典，同父愛的影響分不開。

有一次，父親帶我到他的藥店，中午在食堂吃飯，吃什麼呢，兩人共吃一份炒肉。父親生活的年代是物質匱乏的年代，很多東西都憑證定量供應，吃飯要糧票，買肉要肉票，買布要布票，買豆腐、買粉絲等都要票。當時，一個人一個月定量供應豬肉只有幾兩，因為飢腸轆轆，那時候的人買肉都爭着買肥肉。因為糧食、肉食和其他副食品都限量供應，因此，那時候社會上一般沒人請客，也不過生日。父親的那份炒肉屬於父親的計劃，裝在碟子里，頂多一、二兩肉。其他人是一人一份，父親和我是共享一份，但父親儘量讓我吃。在我的人生記憶中，這頓飯是最美味的一頓飯。看我吃得津津有味，父親露出慈愛的笑臉。

1962年，弟弟湘生出生了。他出生在國民經濟開始好轉、饑荒已經停止的時代。父親很喜歡他。每次回家，都會買一個烤紅薯帶給湘生吃。作為最小的兒子，弟弟享受了父親特殊的父愛。

1966年8月到11月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

門廣場八次接見紅衛兵。當時，益陽市四中有進京名額，每20名學生挑選1人。我哥作為優秀學生代表被選上了。父親聽到這個消息，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。二話不說，給我哥8元錢作為路費，這是父親在世時為小孩花的最大的一筆錢。當時，家庭人均收入5元錢以下才算困難戶，有工作單位才有資格申請工會困難補助。8元錢在當時是4個小學生一年的學費，在我們小孩子看來是天文數字了。我哥的北京之行前後28天，由於吃住行由國家負擔，8元錢沒有用完。我哥買回來一個鏡子和一些糖果。父親說鏡子買得很好，家里正需要，但糖果太奢侈了。

我哥從北京回到益陽不久，父親就因病不幸去世了。父親去世前，我在病床前，親耳聽父親對母親說：希望母親不要再嫁人，如果嫁人，4個兒女會受苦；讓我哥退學，參加工作幫助母親支撐家庭；讓我繼續讀書上大學；給我妹妹多做幾件花衣服。父親去世前，最放不下心的是4個兒女。他以這種特殊的方式表達了慈父的愛。那年母親才36歲。母親果然信守了她的諾言，終生未再嫁。母親為了4個兒女，白天外出打工，深更半夜我常常為母親一個人小聲傷心哭泣而驚醒。她受盡千辛萬苦，把幾個小孩拉扯長大，自己把身體搞垮了，55歲時就因病去世了。天道真是不公，父母親加在一起，沒有活到100歲。只是，老天以某種殘酷的方式讓我們做兒女的感受到了偉大的父愛和母愛。

天下的父愛本質上是一樣的，體現的是人性中最純真、最無私的愛，但在不同的時代父愛實現的方式、程度、效果不一樣。現在，父母親帶着兒女外出旅遊已司空見慣，習以為常，但在父親的時代卻不可能。為什麼呢？一

是沒有時間，那時，每周上六天班，只有星期天放假，春節休兩天假，元旦休一天假，不像現在這樣春節、國慶放長假；二是外出交通不便，憑單位開證明才能買到車票、船票，即使有證明，比如益陽市到長沙，也要提早3天買票；即使有票，因公路設施落後，坐車到長沙也要4個小時，如果坐船到長沙還要整整一天；此外，到長沙必須有湖南省糧票，益陽市的糧票在長沙不能用，如果出省還要全國糧票。湖南省糧票和全國糧票不容易得到，外出旅遊自然搞不成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在讀小學之前，父母親帶我們回了一次江西樟樹老家，這就算是父親帶我們進行的唯一一次“旅遊”。現在，父母親給小孩買這買那，許多父母只怕小孩不開口，但父親那個時代是物資匱乏的時代，是站起來了，但還沒有富起來的時代。一方面，是許多東西買不到，比如牛奶、巧克力、咖啡，市場上沒有；另一方面，即使有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，雖然根正苗紅，也買不起。能買得起、必須買的一些東西又要憑證限量供應。我們小的時候，像許多家庭一樣，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吃不飽飯是常態，我的祖父由於太飢餓得了水腫病。吃飯時，父母親從他們的碗里勻出一勺飯給兒女，在兒女的眼里已是天大的恩賜，哪敢奢望父母親給我們買糖果、買玩具？現在的家庭，父母小孩在一起是常態，可我父親那個時代對我們小孩來說，見父親真是不容易。那時候，父親在益陽市醫藥公司農藥店工作，幾乎每天晚上都住在店里，發工資了，才回家送工資，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見到父親，可父親睡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趕回藥店去了。不僅父親這樣，在店里工作的其他人也這樣。那時候，倡導以企業為家，大家都住店里，誰也不好意思回老家。此外，商店關門下班以後，除了星期六，每天晚上要政治學習，要早請示、晚彙報，要跳忠字舞，等到學習結束，已是晚上9點了，當時益陽市還沒有公共汽車，從家里到藥店，要走10里以上花崗岩街道，因此，父親和其他同事晚上都住在店里，而且是住在同一間房裡。

父親去世後，我頂職來到父親曾經工作過的藥店工作，我也住在父親住過的那間房裡，睡在父親睡過的那間床上，每到夜晚，我總會想起父親，我也跟父親一樣，每天跳忠字舞，每天早請示、晚彙報，每月也是只有發了工資才回家一次，母親、妹妹和弟弟見我一次也很不容易。不同的是，我的師傅們讓我成了跳忠字舞的領舞者，早請示、晚彙報的司機人。更重要的是，13歲的我與15歲的兄長聯手，延續父親父愛的職能，幫助母親撫養妹妹和弟弟。當時，我哥每月工資20元，他每月寄給家里10元；我每月工資18元，每月交給母親10元。父親的遺言成為推動我們兒女不斷拼搏的精神力量。我哥雖然只讀了中學一年級，自學成才，後來擔任了湖南一家兵器集團的董事長。我雖然小學沒有畢業，通過自學，成為北京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小學沒有畢業考上北大碩士研究生的人，先後獲得法學碩士、博士學位，成為教授、高級經濟師，更成為北京大學培養的第一個博士大使、博士總領事和教授大使、教授總領事。父親地下有知，會為自己的兒子感到由衷的高興。

寫這篇敘說父愛的文章時，我手指敲在鍵盤上，淚水流在心坎上。我想對父親說，您的兒子現在做了父親，您的兒子的兒子也成為了父親。父愛永在，父親永在。每年4月1日，我都會寫一首感念父愛的詩詞，從一頭青絲寫成了一頭白髮。今天是父親去世51周年的日子，我在淚水中寫下《蝶戀花》，願父親在地下安息。

祭日又逢幾許？
遺像無言，父愛已千古。
泣盡山重水復，
深恩欲報如何處？

魂系子規心欲吐，
望斷天涯，無盡風和雨。
繼往開來誰共渡？
來生再聚輪回渡。

（作者系原外交學院黨委書記、常務副院長，前駐津巴布韋大使、駐蘇里南大使、駐印度孟買總領事、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。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、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。）

